

经典 金榜
JINGDIAN JINBANG

世界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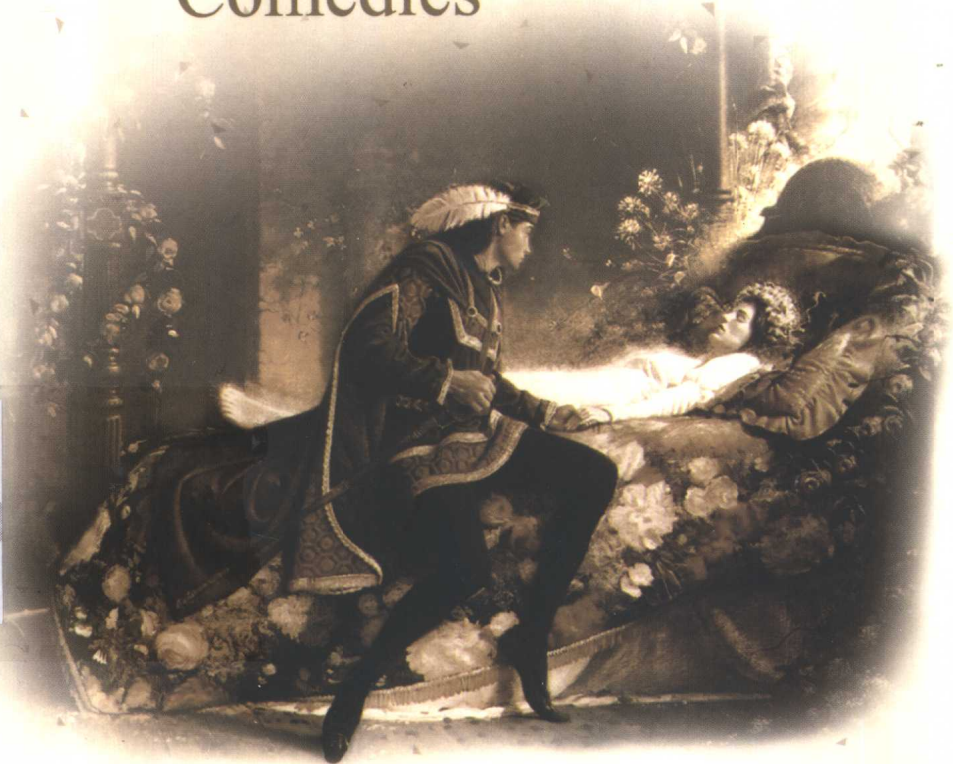
悲剧喜剧

The World Classic
Tragedies and
Comedies

金榜

贺年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



* T270597 *

贺年 主编

悲剧喜剧

The World Classic
Tragedies and
Comedies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经典悲剧喜剧金榜/贺年主编.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9

ISBN 7-204-06863-7

I. 世... II. 贺... III. ①喜剧-剧本-作品集-世界②悲剧-剧本-作品集-世界 IV. I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2731 号

世界经典悲剧喜剧金榜

贺 年 主 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铁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32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204-06863-7/I·1213

定价:49.80 元(全二册)

前言

戏剧诞生于两千多年前，是来自于民间群众性的祭仪活动。

正因为戏剧这种样式产生于广大民众的文化活动，同时又回报给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且形式多样寓教于乐，所以，戏剧才迅速发扬光大，广大民众接受了她的风格，并把她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喜闻乐见。

在世界戏剧舞台上，欧洲戏剧扮演着炫目耀眼、灿烂辉煌的角色。无论从形式到内容，欧洲戏剧都深刻反映出时代发展的串串烙印和社会民众的真实特色。

欧洲戏剧自产生之初就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古希腊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在《诸学》中这样判定：“悲剧源于酒神颂的作者，喜剧源于阳物歌……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当然戏剧的种类较多，其流派也不少。但这不是我们在此关注的重点。

我们的目的就是 from 浩如烟海的世界戏剧中，认真精选出最具权威性最具经典性的世界十大喜剧和世界十大悲剧供读者朋友们细心欣赏、玩味，从中汲取顶级戏剧大师们的智慧，并提高自身的修养和审美能力。

戏剧是以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形式写成的以对话为主体的文学作品，有的也包括了上演的指示（舞台指示），但在这里为了让读者能够以多种形式理解世界戏剧大师们的经典之作，我们也精选了几篇不是以对话为主的戏剧本而是将戏剧改编成小说体的有趣故

事。此举更使戏剧大师经典精品富于通俗性、阅读性、普及性。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所选作品有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见谅并批评指正！



The World Classic Tragedies and Comedies

目录

上卷 世界十大经典喜剧金榜

- 一、蛙〔希腊〕亚里斯多芬尼斯(3)
- 二、钦差大臣〔俄罗斯〕果戈里(66)
- 三、威尼斯商人〔英国〕莎士比亚(108)
- 四、温德米尔夫人〔英国〕王尔德(176)
- 五、羊泉村〔西班牙〕洛卜·德·维加(218)
- 六、贫穷与傲慢〔丹麦〕霍尔堡(286)
- 七、女店主〔意大利〕哥尔多尼(324)
- 八、破瓮记〔德国〕克莱斯特(402)
- 九、狂欢的一日〔法国〕博马舍(432)
- 十、守财奴〔法国〕莫里哀(464)

下卷 世界十大经典悲剧金榜

- 一、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希腊〕亚斯奇勒士(533)

世界经典悲剧喜剧金榜

The World Classic Tragedies and Comedies



世界经典悲剧喜剧金榜

- 二、酒神女信徒〔希腊〕优里皮底斯(557)
- 三、奥赛罗〔英国〕莎士比亚(599)
- 四、罗密欧与朱丽叶〔英国〕莎士比亚(637)
- 五、哀格蒙特伯爵〔德国〕歌德(718)
- 六、阴谋与爱情〔德国〕席勒(756)
- 七、费德拉〔法国〕尚·拉辛(794)
- 八、熙德〔法国〕高乃依(854)
- 九、茶花女〔法国〕小仲马(893)
- 十、大雷雨〔俄罗斯〕奥斯特洛夫斯基(980)



世界十大经典

喜剧

金榜

Comedies

*The World Classic
Tragedies and
Comedies*

一、蛙

〔希腊〕亚里斯多芬尼斯

本剧出场人物：

戴奥尼索斯 酒神、戏剧的守护神

曾纳席亚斯 酒神的奴隶

赫拉克里斯 全希腊最崇拜的英雄

一具尸体

佳伦 死者的摆渡者

耶亚寇斯 冥府的守门人

侍女 伯斯逢的属下

两位女主人

一年长的奴隶 普鲁托的属下

优里皮底斯 戏剧家

亚斯奇勒士 戏剧家

普鲁托

歌队 一帮新信徒，老少均有。

群蛙歌队

敲响板的少女

运尸者

奴隶

舞蹈的少女

冥府的著名居民

第一幕

第一场：本场戏剧开始于雅典的郊区，结束于冥府。背景的建筑先是赫拉克里斯的家，后是普鲁托的宫廷。

〔戴奥尼索斯与他的奴隶曾纳席亚斯入。酒神在此显得大腹便便，但仍不失为标准的中年人，它穿了酒神节所特有，像女外衣的黄袍子，脚穿悲剧演员的短统靴，看来有几分女性气。黄袍上加披狮皮披肩，手中握着一把大棍棒；他存心化装成赫拉克里斯。他以步当车，但他的奴隶却骑驴子。奴隶用结实的竿子肩挑着铺盖和包袱。〕

曾纳席亚斯 〔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观众〕来个插科打诨的老套怎么样，老爷？我总能凭这些让人逗笑的。

戴奥尼索斯 好吧，曾纳席亚斯，但别只一味地说：“天老爷，好重啊！”那老调调我听够了。

曾纳席亚斯 俏皮一点的，哦，老爷？

戴奥尼索斯 对，但别用：“喔，我可怜兮兮的脖子啊！”开头。

曾纳席亚斯 这真要命。那么，我能扯什么来着？——喔，你指的是真正逗趣的？

戴奥尼索斯 对。我可不是要你只移竿换肩，并说你想轻松一下。

曾纳席亚斯 哦，这样说可以吗：“如果没人接过我的包袱，我就放个响屁把它给吹掉。”

戴奥尼索斯 先憋一下，直到我真正需要呕吐了再放。

曾纳席亚斯 难道你存心说我挑这些东西挑得不亦乐乎，连拿它们逗个笑都不行吗？我告诉你，这是例行公事。弗瑞尼寇斯、里西斯、亚迈普西亚斯，这些通俗作家都这样编。滑稽的挑夫场景。每一部喜剧都少不了有一场。

戴奥尼索斯 哦，这出戏里不会有的。每一回我现身观者且必须领

教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喜剧例行老套，我离去时总老了一岁以上。

曾纳席亚斯 喔，我可怜的脖子，真叫人吃不消。

戴奥尼索斯 毕竟，事情总会过去的，我也拿不准这算不算冒渎神明或什么的，当我啊，戴奥尼索斯，酒坛之子；必须打赤脚苦撑，但却容许这个给纵容惯的家伙骑坐，这样他才不会累得挑不动行李。

曾纳席亚斯 我喜欢那样。我正挑着行李呢，是不是？

戴奥尼索斯 当然不，你骑在驴背上。

曾纳席亚斯 别在意，再怎么说是挑着行李呀。

戴奥尼索斯 我不了解。

曾纳席亚斯 不，我了解。而且我告诉你，东西重得太压人了。

戴奥尼索斯 但驴子承载那一切呀。

曾纳席亚斯 喔，它承载呀？你问问我的肩膀好了！

戴奥尼索斯 那么说，驴子对你没什么用啰，你最好跟它换个位子。

曾纳席亚斯 喔，看在老天的份上！如果我曾经参加那次海战，我现在可就是个自由人了。还有，如果你还我自由……

戴奥尼索斯 得了吧，滚下驴背。如果我没错；我们到达了。这是我们拜访的第一站。你瞧，我一路步行来的。

〔当曾纳席亚斯卸驴背，卸了重担时，戴奥尼索斯走近前门，并谨慎地敲门。没人应。〕

喂，来人哪！

〔仍然没有人回答。猛然记得他化装了，他挥动手上的棍棒，大声敲门。〕

喂，来人呀！奴隶！开门！

赫拉克里斯 〔在门内〕呵，呵，谁在粗鲁地敲打我家的门啊，是个半人半马的怪物，准没错的。

〔门打开，赫拉克里斯出现。他讶异地瞪着戴奥尼索斯。〕
什么……谁……？

〔笑坏了，跌倒在地。〕

戴奥尼索斯 哦，你注意到没？

曾纳席亚斯 注意到什么？

戴奥尼索斯 我把他给吓坏了。

曾纳席亚斯 误以为你是个疯子，你猜呢，老爷。

赫拉克里斯 喔，神明底米特在上，我不能不笑。〔他挣扎着站起来，并退回房子里去。〕

戴奥尼索斯 回来一分钟，老孩子，有些事情想问你一下。

赫拉克里斯 〔回来〕抱歉，老头啊，但我确实忍不住嘛。狮皮披在黄睡袍上，怎么个作兴来着？干嘛脚穿短统靴？干嘛手执棍棒？你是哪个军团的？

戴奥尼索斯 喔，是这样的，你瞧。我是克莱斯提尼船上的——

赫拉克里斯 克莱——〔口沫横飞地〕见过蛮不错的世面，我猜，多多少少见过吧？

戴奥尼索斯 喔，对，我们击沉了十二艘敌船。也许有十三艘吧？

赫拉克里斯 什么，就凭你们两人？

戴奥尼索斯 不错，阿波罗明鉴。

曾纳席亚斯 然后我醒来了。

戴奥尼索斯 哦，我说呀，我在船上，有一天——我正在读《安周美达》——你可知道，突然间我特别渴望——我多么渴望，非你所能想像的——

赫拉克里斯 渴望个女人？

戴奥尼索斯 一点也不。

赫拉克里斯 童男？〔戴奥尼索斯摇摇头〕那么，男人吗？

戴奥尼索斯 喔，得了吧，得了吧，真是的！

赫拉克里斯 你不正在说克莱斯提尼是你的朋友。

戴奥尼索斯 别取笑我，老伙子，这是死命认真的事。我面临恐怖状态呢。想得都快想死人了。

赫拉克里斯 是么，你想什么呢，我亲爱的朋友？

戴奥尼索斯 啊，你不了解的。打个比喻。你可曾突然很想吃——

就说嘛——一碗豆汤？

赫拉克里斯 啊，你开玩笑，什么时候我不想吃豌豆汤呢？

戴奥尼索斯 你是听我的话意呢，还是顾左右而言他？

赫拉克里斯 不，不，豌豆汤很不错了。我完全了解。〔他吮嘴咂唇表示满意。〕

戴奥尼索斯 我日思夜梦渴望的是——优里皮底斯。

赫拉克里斯 但他是——一具尸首了！我是说真格的！

戴奥尼索斯 世人没半个能阻止我去找他出来。

赫拉克里斯 什么，下冥府去？

戴奥尼索斯 如有必要，再深的地方也要去。

赫拉克里斯 请问，为的什么目标啊？

戴奥尼索斯 我需要一个能写作的诗人。今天就只有两种诗人了：
讨巧的与已死的。

赫拉克里斯 喔，得了吧！索福克里斯的儿子，小伊欧风怎么样？

戴奥尼索斯 他是硕果仅存的了，但怎么好我也不太确定。

赫拉克里斯 如果你要请个诗人回来，干嘛不请索福克里斯，他可比优里皮底斯上道多了。

戴奥尼索斯 不见得，直到我看出伊欧风没他老爸捉刀怎么个写法。除此以外，优里皮底斯正准备好跟我溜之大吉，他是个“远”为狡狴的过客；可是索福克里斯，哦，他总是对生命随遇而安——可能他对死亡也随遇而安吧。

赫拉克里斯 那么，亚嘉松怎么了？

戴奥尼索斯 走了，走了；他也离开我了。〔他叹气〕是个好诗人：他的朋友会想念他的。

赫拉克里斯 他去哪里呢，可怜的家伙？

戴奥尼索斯 去赴上天保佑的盛宴了。特别是马其顿王所设的。

赫拉克里斯 曾诺克里斯怎么样？

戴奥尼索斯 喔，曾诺克里斯给绞死了。

赫拉克里斯 还有毕但吉劳斯呢？

曾纳席亚斯 一点都不提可怜的我。请瞧瞧我可怜的肩膀，再也不

会一样高了。

赫拉克里斯 但当今的确有许许多多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年轻人，胡诌悲剧，滥竽充数：卖弄冗词，如果那就是你所要的，那优里皮底斯只好靠边站了。

戴奥尼索斯 那些后生小子，我敢说，没份量的胡诌者与歪曲者，像一大群燕子。那对他们的艺术是一大侮辱。如果他们领有一支歌队，他们会在悲剧的神龛上提供什么呢？仰着后腿对粪堆，好象拉泡尿罢了。你再也不会听见他们了。在他们一大票人当中，你能找个真正有发展性的诗人……能找到写得出精妙而响亮句子的人；那你就找找看好了。

赫拉克里斯 你说“有发展性”什么意思？

戴奥尼索斯 能产出真正大胆有力诗句的诗人，就像“以太，宙斯的住所”，或“时光的脚步”，或口是心非之类的事，你记得吧？

赫拉克里斯 你喜欢那种东西啊？

戴奥尼索斯 非常非常喜欢。

赫拉克里斯 但那尽是空话，你必须看出这点。

戴奥尼索斯 “不要在我的心里寻求住处”，就如诗人所说的。你也有你自己的城府啊。

赫拉克里斯 何况，那是彻底不道德的。

戴奥尼索斯 如果我要向你请教有关食物之事，老伙子啊，我会来找你的。同时——

曾纳席亚斯 提都不提可怜的我。

戴奥尼索斯 但言归正传——我知道你一直打量着我的狮皮披肩。

哦，冒昧一点，知道你跟冥府门狗下去时，曾游历那些地区——哦，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找谁攀关系，最好的饭店、面包店、酒店、拍卖店……什么地方的臭虫最少？

曾纳席亚斯 我真不想活了。

赫拉克里斯 你不是真正要下冥府的吧，你疯了你！

戴奥尼索斯 别管那些，就给我个简单的答案；哪一条路到冥府最

近？我要一条不太暖也不太冷的路。

赫拉克里斯 让我想想看。你可以经由“绳索与绞首”的路，那是终南捷径，只要你不在于先被悬绞一下就得了。

戴奥尼索斯 别让我的脖子受苦受难！

赫拉克里斯 哦，那另有门径，可以经由“杵捣与钵研”之路。那是近年常用的法子——你可以只受到举步维艰之苦。

戴奥尼索斯 毒胡萝卜？

赫拉克里斯 正是。

戴奥尼索斯 那你不是存心要我脚底发麻吗？

赫拉克里斯 你想找“一条通”捷径啊？

戴奥尼索斯 对。你知道，我并不是什么步行家呀。

赫拉克里斯 喔，是赛跑家！哦——你记得在陶工区有座塔？哦，就赶去并吊在塔的顶端吧，且看那火炬接力赛的起跑吧。当他们叫着：“一、二、三，走！”那你就跳下去了。

戴奥尼索斯 去哪里？

赫拉克里斯 塔底啊。

戴奥尼索斯 喔，不，就为——这好可爱的脑袋瓜着想。我不走那条路。

赫拉克里斯 那么，到底你想走哪条路啊？

戴奥尼索斯 你走过的那条。

赫拉克里斯 啊，但那是一条远路喔。首先你得走到一泓宽大的无底湖。

戴奥尼索斯 我怎么渡过呢？

赫拉克里斯 有个摆渡佬会用一条小船，大约这么个大小，花两个欧博，就把你给渡到彼岸了。

戴奥尼索斯 想想两个欧博在今天能派什么用场呢！

赫拉克里斯 啊，对了，把这观念引进冥府那里的是底修斯：雅典人，这你是知道的。哦，那以后你就到了群蛇与野兽的地方——成千上万的蛇兽。

戴奥尼索斯 得了，想把我吓得打退堂鼓，没用的。

赫拉克里斯 接着，你到达“大脏沼泽”与“永恒水肥河”——你会发现许多讨人厌的人物在那里挣扎着：错待宾客的人，或泡了个漂亮的童男却没付钱给他，或对母亲拳脚交加，或殴打他们父亲头额的，或作伪证的——

戴奥尼索斯 或学跳胶贴舞，像辛那西亚斯，或出版一部摩西墨斯的剧本，或——

赫拉克里斯 之后，你将听见吹笛声，并脱身到大放光明的地方，就像我们上面这儿。更远点你会见到桃金娘的栽种地，与好几帮饮酒作乐的男男女女，翩翩起舞与鼓掌称快，等等。

戴奥尼索斯 他们干什么的？

赫拉克里斯 喔，那些是新来的——正在进行神秘仪式之类的事。

曾纳席亚斯 我要为我神秘的权利挺身而出，并拥有个坐下的机会。〔他开始卸下他好多个包袱。〕

赫拉克里斯 他们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的，他们正在往普鲁托宫廷的路上。哦，再见，老伙子啊，并祝你好运。

戴奥尼索斯 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再见，多保重啊！

〔赫拉克里斯挥手告别并走入室内。〕

来呀，你！捡起所有行李，我们这就要走了。

曾纳席亚斯 我连放下它歇歇都没呢。

〔他四处寻找驴子，但它跑开了，不见踪影。〕

戴奥尼索斯 来吧，快！

曾纳席亚斯 你看，主人啊，带点同情心吧！瞧他们所赶的这些僵尸。可能受到特殊的指令。

〔几具尸体以缓慢的行列被带过舞台。哀乐奏起。〕

去吧，雇个僵尸把你的东西带下冥府吧。

戴奥尼索斯 假设他们不肯呢？

曾纳席亚斯 那只好我来了。

戴奥尼索斯 哦，好吧。——啊，来了一个，我且问问他。

耶——哈啰，打搅一下！对，就是你！僵尸！

〔抬最后一付担架的脚夫停一脚步。尸体突然坐起。〕